

楞伽經

〔南朝宋〕求那跋陀羅 译

〔宋〕释正受 集注

释普明 点校



楞伽經

〔南朝宋〕求那跋陀羅 译

〔宋〕释正受 集注

释普明 点校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楞伽经 / (南朝宋)求那跋陀罗译; (宋)释正受集注;
释普明点校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7. 3

(国学典藏)

ISBN 978-7-5325-8352-2

I. ①楞… II. ①求… ②释… ③释… III. ①大乘—
佛经②《楞伽经》—注释 IV. ①B942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34988 号

国学典藏

楞伽经

[南朝宋]求那跋陀罗 译

[宋]释正受 集注

释普明 点校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8.5 插页 5 字数 236,000

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100

ISBN 978-7-5325-8352-2

B · 985 定价: 25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前 言

释普明

《楞伽经》之汉译本，先后共有四种，最早为北凉昙无讖大师所译，大致在公元四一二—四三三年间，已佚。现存三种译本如下：

(1) 刘宋元嘉二十年(四四三)，求那跋陀罗译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四卷(简称“宋译”)。

(2) 北魏延昌二年(五一三)，菩提流支译《入楞伽经》十卷(简称“魏译”)。

(3) 唐长安四年(七〇四)，实叉难陀译《大乘入楞伽经》七卷(简称“唐译”)。

比较这三个译本：宋译本采用直译方式，最能表现此经的原始形态，但因其“回文不尽，语顺西音”^[1]，文辞简古晦涩，颇不易读。魏译本则较为显白流畅，条理清晰，但间有“加字混文者泥于意，或致有错”^[2]之处。圣历元年(六九八)，实叉难陀三藏奉武则天之命重译《楞伽经》，初稿译成后，未及润饰，即奉旨回西域去了。其后于长安二年(七〇二)，由精通《楞伽》之弥陀山三藏，及翻经沙门复礼、法藏大师等，在实叉译本的基础上，详究梵本，对前二译“取其所得，正其所失”^[3]，历时二载乃成。故唐译本在义理上较前二译更

[1][唐]法藏《入楞伽心玄义》，《大正藏》第39册，第43页中。

[2]同上。

[3]同上。

为周备完善，文辞也更加练达，无疑是三译中之善本。实际上由于《楞伽经》自身义理的深邃，即使是唐译本，阅读起来也有相当难度。若能三个译本参照阅读，对理解经文无疑将大有裨益。

这三个译本中，宋译《楞伽经》则是早期禅宗“借教悟宗”的无上宝典。昔达摩大师传法给慧可大师后，并授予四卷《楞伽》曰：“我观汉地，惟有此经，仁者依行，自得度世。”^[1]随着禅宗的发展，宋译本在弘传史上最受重视，流通也最为广泛。现在所提《楞伽经》一般皆指宋译本而言，魏唐二译则多作为辅助阅读。

从达摩大师往后，至五祖弘忍大师始易以《金刚经》为印心之经典。六祖惠能大师又因《金刚经》悟道，往后更盛弘般若宗旨。《楞伽经》遂淡出南宗系统，而在北宗神秀一系内得到重视和传承^[2]。由于时代的变更，北宗衰落后《楞伽经》逐渐为时人所淡忘。北宋仁宗庆历年间（一〇四一—一〇四八），张安道先生为滁州牧时，曾于一僧舍偶然发现一手抄本《楞伽经》，入手恍然如获旧物，细视笔画手迹宛然，悟为前身所书，展卷细读而大获所悟。张公晚年，因苏东坡来探访，乃付钱三十万请印施于江淮间。苏东坡更为序其事，并亲自手书，求善工刻版以广流通。《楞伽经》又重新得到有识之士的认识和重视。

赵宋之后，《楞伽经》之影响日渐扩大。明洪武十年（一三七七），朱元璋以《楞伽》等三经为治心法门，亲下圣谕：“令天下僧徒习通《心经》、《金刚》、《楞伽》三经，昼则讲说，夜则禅定。”^[3]并下令诸郡禅教僧人，会集于天界禅寺，校讎三经古注以定其说，颁行天下以广传持。因此《楞伽经》在有明一代得到很广泛的弘传，留下的注疏也最为丰富。

[1][唐]道宣《续高僧传》卷第十六。

[2]《楞伽经》在北宗的弘传情况，具体可参阅[唐]净觉《楞伽师资记》，《大正藏》第85册。

[3][明]宗泐、如玘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》，《大正藏》第33册，第238页下。

从清季以来,《楞伽经》之弘传又再度衰微。至民国年间,唯太虚大师《楞伽经义记》可观,今亦仅见成观法师《楞伽经义贯》等零星三两部而已。应该提及的是,目前由国外学术界校刊的《楞伽经》梵文本有两种,一是日本学者南条文雄的《梵文入楞伽经》,出版于一九二三年;二是印度学者维迪耶的《妙法入楞伽经》,出版于一九六三年(南条文雄本的修订本)。国内学者将汉译本参照梵本校勘的亦有两种,一是民国十九年支那内学院以宋译本为底本,参考南条文雄校刊梵本及魏唐二汉译本,进行详细的译校,而成《藏要》本(上海书店一九九一年六月影印),对学术研究有一定价值。二是近期黄宝生先生将维迪耶梵文本参照汉译本,进行详细的译校,于每一段梵文下,置现代汉语译文,附宋译、唐译文,并加注释,而成《梵汉对勘入楞伽经》一书,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,这是当前研究《楞伽经》又一重要的案头参考书。

在当今知见林立的时代,重新重视和弘扬《楞伽经》,对建立佛法正见,融合佛教诸宗,特别是扶树达摩禅宗旨,丕振禅门宗风,无疑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!

在教法上,本经以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为体;以自觉圣智观照一切法空离自性相,显示第一义自性清净心为宗旨;以摧伏外道邪见,破斥小乘偏执,匡显大乘为用;以五法、三自性、八识、二无我四门为教相。现将本经的主要内容及内在联系,略示如下:

如来藏自性清净心					
五 法	相	名	妄 想	正 智	如 如
三自性	妄想自性		缘起自性	圆成实性	
八 识	计著藏识、意、意识及五识			转八识成四智	
二无我	计著实有人我、法我			证人法二无我智	

以上四门隐显不同，皆可相互融摄，开合无碍。以五法为例，依如来藏心为体，随染净缘开显凡圣心境而为五法，束五法则为三自性，三自性所依唯有八识，八识义立方显二无我。以二无我为例，依如来藏心所显凡圣心境为二无我空，依二无我空以立八识，束八识为三自性，开三性而为五法。于此四义或随观一门，即起信、生解、修行、证果，随其根性不同，而现有顿渐之别，凡圣区分不离人法二空，指其体性则唯清净一味。大乘性相之法不越于此四门，若开显法相，则立唯识宗旨；若辨其性空，则示中观之见；若当阳直指，则树佛祖心宗。

本经的一大特点，即广辩佛法与外道知见的区别。按西域外道有九十五种之多，以六十二邪见为其根本。六十二见，又以有、无二见为根本。有无二见展开，则成有、无、亦有亦无、非有非无等四句戏论。外道凡夫不知一切诸法唯心所现，如梦境、空花、水月、镜像离于有无等四句见，执著心外有实我实法若生若灭。或计五阴假合身中实有神我、作者等自在常住能为主宰，或计五阴身死归于断灭名为涅槃，或计冥谛、四大、时、方、空、梵天、大自在天等自在常住能与生死诸法作因，或计诸法无因生、无因灭。其所计著若因若缘、若有若无、若常若断、若生死若涅槃以及种种论说，以如来正智观察，则都无实义，皆不出相、名、妄想，我法二执。故佛于此经中，以二无我法对破外道种种邪见，令知趣向解脱正道！又，二乘人虽得人空，未得法空，计著诸法心外实有，非即自心所现相分；或计善恶无记、生死涅槃各有实性。故佛以法无我破之，令知趣向大乘无住处涅槃！

关于《楞伽经》的古代注疏，现在有资料可询者，共有如下诸家：唐法藏《入楞伽经心玄义》一卷，智严《楞伽经注》三卷（残），某尊宿《楞伽经疏》二卷（残）；宋宝臣《注大乘入楞伽经》十卷，杨彦国

《楞伽经纂》四卷，正受《楞伽经集注》四卷，善月《楞伽经通义》六卷；明宗泐、如圮《楞伽经批注》八卷，德清《观楞伽经记》八卷、《楞伽补遗》一卷，智旭《楞伽经玄义》一卷、《楞伽经义疏》九卷，曾凤仪《楞伽经宗通》八卷，通润《楞伽经合辙》八卷，广莫《楞伽经参订疏》八卷，焦竑《楞伽经精解评林》一卷，陆西星《楞伽要旨》四卷，普真贵《楞伽科解》十卷；清净挺《楞伽经心印》一卷，函昞《楞伽经心印》八卷。以上列举《楞伽经》之注疏共十八家，除法藏、宝臣所依为唐译本外，其余皆依宋译本。

关于正受禅师撰写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集注》（简称《集注》）的前后因缘，俱载于其《阁笔记》中，此不具述。唯于《集注》的结构内容，不妨再添加几笔。禅师之注此经，以宋译四卷《楞伽》为主本，凡遇经文简约晦涩之处，则采集魏唐二译之长以附其下，或加简要的注释，以方便读者参考融会，贯通经义。在义理阐释方面，则参照宝臣《新说》、杨彦国《楞伽经纂》、唐注古本及《宗镜录》中有涉此经者，采其精华而陶铸之，务使注释词理修畅，经文脉络前后贯通。稿成于宋庆元二年（一一九六），朝议大夫沈瀛为作序言，盛赞《集注》之精妙云：“字字订前人之讹，句句说经意之尽，其文不晦僻，其义又坦明，使苏内翰复生而见之，亦欢喜赞叹不尽，而况余人乎？”《集注》的出现，无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《楞伽经》注疏中之精品，是参研四卷《楞伽》的一部重要工具书。

明朝初年，保存在姑苏幻住庵之《集注》庆元刻板^[1]，不慎毁于一场火灾。洪武四年（一三七—），天界寺住持白庵金禅师，对庆元本未尽善处进行调整和删增，使文辞更为畅达，重新刊刻流通。即今《卮新纂续藏经》（简称《新续藏》）第17册所刊载本。一九九三

[1] 参[明]宋濂《楞伽经集注题辞》，《护法录》卷第六，《嘉兴藏》（新文丰版）第21册，第658页下。

年四月,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《佛教名著丛刊》,曾据《新续藏》本影印行世,并在出版说明中称赞此书“能集诸家之长而又要言不烦,于揭示《楞伽》奥义不遗余力”。二〇一一年十一月,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再次影印此书,以应需求。

最后,略将这次校勘凡例说明如下:

一、此次校勘正受禅师之《楞伽经集注》,以《新续藏》所刊载本为底本,查《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》未见其他同类参校本。此次校勘吸收了《新续藏》本中的校勘成果。经文校勘初期仅以《大正藏》、《中华藏》及《龙藏》本对勘。校勘后期,得到中山大学冯焕珍教授的帮助支持,贡献其所校勘的清函呈《楞伽经心印》电子版本,此校勘本与《高丽藏》、《磻砂藏》、《嘉兴藏》、《龙藏》、《频伽藏》本及敦煌文献写本残卷进行了对勘,并吸收《大正藏》与《中华藏》本、民初《藏要》本及黄宝生《梵汉对勘入楞伽经》的校勘成果,颇俱学术参考价值。此次校勘,参照吸收了《楞伽经心印》与几部藏本的对勘成果,及《大正藏》与《中华藏》本的校勘成果,在此对冯老师深表谢意!需要说明的是,《大正藏》本的底本为《高丽藏》本,《中华藏》本的第一、二、四卷皆为《高丽藏》本,第三卷则为《赵城金藏》广胜寺本(简称广胜本)。《大正藏》本的对校本主要有四种:《思溪藏》(宋刻)、《普宁藏》(元刻)、《嘉兴藏》(明刻)、宫内(宫内厅图书寮本)。《中华藏》本的对校本有六种:《资福藏》(在《思溪藏》的基础上增加资料)、《磻砂藏》、永乐《南藏》、《嘉兴藏》、《龙藏》及房山云居寺《石经》。校勘记中所引用到的藏经名称,不出上述几种。

二、底本之正文与注释混排,不分章段,无句读。此次整理,用现代标点符号重新标注。为照顾现代阅读习惯,对经文及注释给予适当的分段。

三、底本所引用之经文或注疏,如“流支云”、“实叉云”、“《新

说》云”、“杨云”，分别指代魏译《入楞伽经》、唐译《大乘入楞伽经》、宝臣《注大乘入楞伽经》、杨彦国《楞伽经纂》，因引用频繁，故不一一出注，唯于引文与原文有差异处，则予以注明。其他所引经论则一一加注出处。底本中的错别、脱漏、疑误字等则一一注明。

四、底本不带随文的科判，章段脉络模糊，不便阅读。今为醒目之计，在此次校勘本中，按世尊与大慧菩萨问答内容之不同，分成若干个大的段落，使本书之内容整体上不至黏糊一块，以裨阅读及记识。

五、为免繁冗，底本卷尾所附音释不再录入此校勘本中；经文中的对话一般不加引号。

六、《楞伽经》文字简古，义理幽微，古之硕德皆苦《楞伽经》难读。笔者借今《电子大正藏》及网络收集相关资料之便利，几度埋头苦读，爬梳剔抉，六度易稿，勉成今文。深感此经句读之大不易，又暗惭自身学业之太肤浅，这中间差谬势在难免，恳祈诸方禅讲大德，慈悲指示为盼！

集注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序

朝议大夫新淮东安抚司参议官竹斋沈瀛撰

我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百余会说法度众生本无二致。以众生性有上中下之别，故佛语有浅深之异。于诸经中，如《楞严》、《圆觉》皆为上根者说，故其语深远，惟上根之人方可了解，而初机者未易究也。至若《楞伽》一经，以楞伽为名，实相为体，佛语心为宗，自觉圣智为用，其语深远，又在《楞严》、《圆觉》诸经之上。故目今所说上根之人，无如内翰苏公，尚曰“《楞伽》义趣幽眇，文字简古，读者尚不能句，而况遗文以得义，忘义以了心，所以寂寥于世，几废而仅存”^[1]，而况余人乎？

少傅白公乐天与常禅师诗，有“求师治此病，惟劝读《楞伽》”^[2]，又曰“人间此病治无药，惟有《楞伽》四卷经”^[3]。荆国王公介甫亦曰“《楞伽》我亦见仿佛”^[4]。是知此经，惟上上根人所深好而研穷之，其它人莫识也。达磨谓二祖曰：“吾观震旦所有经教，惟《楞伽》四卷可以印心，祖祖相授，以为心法。”^[5]则知传心之印，无出此经，有自来矣！

今世谈禅者浩浩，而于此经漫不知有；非不知有，正以所见不高，不能深识义趣，故不敢启口耳！苏内翰又谓：“近世学者，各宗其

[1] 文字小异。见苏轼撰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16册，第479页下。

[2] 见唐白居易《晚春登大云寺南楼赠常禅师》，《全唐诗》第四百三十九卷。

[3] 见唐白居易《见元九悼亡诗因以此寄》，《全唐诗》第四百三十七卷。

[4] 见北宋王安石《赠彭器资》，《王荆文公诗笺注》卷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[5] 见苏轼撰《楞伽经序》。以为，原作“心为”，据苏轼《楞伽经序》订正。

师，务从简便，得一句一偈，自谓了证，至使妇人孺子，抵掌嬉笑，争谈禅悦。高者为名，下者为利，而佛法微矣！”^[1]乃谓此经句句皆理，字字皆法，如医之有《难经》。今俚俗医师不由经论，直授方药以之疗病，非不或中；至于遇病，辄应悬断死生，则与知经学古者，不可同日语。世人徒见其有一至之功，或捷于古人，因谓《难经》不学而可，岂不误哉？此正谓今日设也。

仰惟雷庵受公老师，饱学饱参，既有实学，遂见实相，非今虚头禅衲比也。人皆于此经读尚不成句读，师乃敢抗志而注释之，非精勤力学不能到也。且其注释，又非今讲人之比，字字订前人之讹，句句说经意之尽。其文不晦僻，其义又坦明，使苏内翰复生而见之，亦欢喜赞叹不尽，而况余人乎？凡于此道得其趣者而观之，当手之而不释也。竹斋沈瀛既见是书，合掌顶礼，普劝四众至心读诵，详其注义，使佛语涣然冰释，于一句中顿明见地，即达磨付嘱之意便在眼前，其一堆八担葛藤，便可束之高阁矣！

昔太保乐全张公安道，庆历中尝为滁州，至一僧舍，偶见此经，入手恍然，如获旧物。开卷未终，夙障冰解。细视笔画，手迹宛然。悲喜太息，从是悟入。常以经首四偈发明心要。苏内翰过南都，亲见公说，且以钱三十万，托公印施于江淮间，而内翰亲为之书。此经印入心地，明验如此。

敬庵居士黄公师说，静照居士仲威之子，妙德居士节夫之侄孙，心心相传，其于此经，深解义趣，捐金镂板，以广流通，是亦乐全公之意也。若其注释本末，则具见于雷庵《阁笔记》，此不重述。惟以世人所共知苏内翰、张太保二事，冠于篇首，以启人之信心云。雷庵又有《普灯》三十卷，及《楞严合论》，捋继此行于世。呜呼，盛哉！呜呼，盛哉！

庆元二年重午日序。

[1] 文字小异。“下者为利”下，原文有“余波未流无所不至”一句。见苏轼撰《楞伽经序》。

楞伽阿跋多罗宝经集注题辞

大雄氏所说《阿跋多罗宝经》，凡经三译：其四卷者，宋元嘉中，中印度求那跋陀罗也；其十卷者，后魏延昌中，北印度菩提流支也；迨至于唐，实又难陀来自于阗，复以跋陀之译未弘，流支之义多舛，与僧复礼重翻为七卷，则久视初也。于是判教诸师提纲挈领，李通玄则以五法、三自性、八识、二无我为言；智觉延寿则以实相、佛语心、自觉圣智为言。一则因理以显事，一则从事以推理。理事兼究，则经之奥义无余蕴矣！

然自菩提达磨东来震旦，谓此经四卷可以印心，遂授其徒慧可。故宗禅定者，世受其说，而其文辞简严，卒未易通，所以传之者寝微。至宋，张文定公方平见于南谯，悟其为前身所书，乃以钱三十万，属苏文忠公轼印施江淮间。苏公亲为书之，且记其事，自是流布渐广。

雷庵禅师正受病句读之难通也，与同袍智灯据跋陀之本，而参以魏、唐二译，原其异同，历疏于经文之下。复稽唐注古本，暨宋僧宝臣、闽士杨彦国之说而折衷之。凡经论疏录有涉于经者，亦抚^[1]其精华附焉，名之曰《楞伽宝经集注》。自庆元乙卯之三月，至丙辰之四月，始克就绪，其用心可谓勤矣。

且如来说经，不即语言，不离语言。矧此《楞伽》，实诠圆顿，八识洞然，号如来藏，大包无外，小入无内，本性全真，即成智用，观身

[1] 抚，疑为“搯”字。

实相，与《净名》同。若彼二乘，灭识趣寂，譬如迷人忘己之头，狂走呼号，别求首领。此乃诸佛心地法门，不假修证，现前成佛，禅宗之要，盖莫切于此矣！

或者则曰：“‘西来之宗一文不设，若谓初祖持此印心，非愚则惑’，不闻达观颖公^[1]之言乎？”曰：“不然也，佛法随世以为教，当达摩时，众生滞相离心，故入义学者悉斥去之，达观之言犹达摩之意也。苟不察其救弊微权，而据以为实，则禅那乃六度之一，世尊所指持戒为禅定智慧之本者，还可废乎？雷庵之《注》，其有功于禅宗甚大，非上根宿智不知予言之为当也。”

此经旧尝刻板，近毁于火。天界禅师白庵金公意欲流通，乃购文梓重刻于旃檀林，来征予为之序。予幼时颇见正平张戒，集三译之长，采诸家之注，成书八卷以传，大意略同，惜雷庵不及见之。白庵妙悟真乘，旁通儒典，为丛林之所宗。师苟求其说而补入之，则其功又岂不大于雷庵哉！

洪武四年夏五月国子司业金华宋濂序。

[1] 达观颖公(九八九—一〇六〇)，北宋临济宗僧，杭州钱塘人，俗姓丘，号达观，人称达观县颖。十三岁出家，谨于戒行，博览群经。初礼谒大阳警玄，学曹洞宗风；后参谷隐蕴聪，嗣其法，为临济第七世孙。后于润州(江苏)金山龙游寺，阐扬临济宗风。嘉祐五年示寂，世寿七十二，法腊五十三。见《建中靖国续灯录》卷四、《宋高僧传》卷十三、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二、《释氏稽古略》卷四。

大明洪武辛亥重刊楞伽经集注凡例

雷庵宋庆元本为旧本，兹重刊为今本。

一、《楞伽》凡三译，其说备在旧本《阁笔记》及今本《题辞》，四卷流通特盛者，宋译也。雷庵之集注是经，遇文简义深处，则以魏唐二译附其下，欲看读者参考融会，则滞碍自当释然。然其间有不甚难通处，而亦证以一译者，今去之；有合备引而节之者，今备引之。

一、旧本所集诸家注，则唐遗名尊宿，周元翁于庐山古经藏中所得本，宋沙门宝臣《新说》，闽人杨彦国所纂，及诸经论《宗镜录》等。其“注”字，无其经、其论、其人云者，乃雷庵之述也。但《新说》本为唐译七卷而作，唐译既与宋译之文有异，则经之与说，岂无相违？然臣公学瞻识高，词理修畅，深得《楞伽》旨趣，脉络贯通，无施不可。今本全用《新说》处，则曰“《新说》云”。其说与是经之文不同处，未免修词顺义，以就经文，则不显“《新说》云”，又或以“注云”、“杨云”及《新说》会而释之处，以非一家之说，故亦不显“注云”、“杨云”、“《新说》云”，而直以“云云”缀于经文之下。窃惟古人注释之意，本为使人易解善入，忘义了心，某云某云初不较于彼此也。

一、旧本或因经文一二字，与他本不同处，则曰注本作某字，杨本、苏本又作某字某字，今唯取义优理当者，余皆不录，庶使学者无多岐之惑。

一、凡注疏，或章分或句解，自有条理，若一句中又破碎之，未

为尽善。今详旧本，或合而一之，节而异之，大意多本《新说》，初非胸臆之见，义例虽未能纯然，颇便于览诵，庶几经旨由斯而得矣。

一、经教句读大率不易，又何况于此经？故蒋颖叔^[1]谓“尝苦《楞伽经》难读”，苏东坡云“读者或不能句”，今辄句读之者，诚欲便于初学，中间差谬安能无之，上机了达岂泥于此？

一、科字之法，见于儒书者，今本悉准而科之。或前已科，而后失科者，后当例前而呼。若梵语某字，当作某音呼者，尝读佛经之人，口耳素已习熟，更不加科，如阿跋多罗、阿罗、阿窰、般涅槃、般若等是也。解脱二字，虽非梵语，唯释典有之，故亦不科。教家论解脱（上胡懈切，下徒活切），解脱（二字并如本音）有二音，有二义，兹不详录。凡如此等，安能悉举览者，宜以类推。

凡例终。

[1] 蒋颖叔，心泰编著《佛法金汤编》卷十三云：“之奇，字颖叔，仁宗朝举贤良方正科，试六论，官至翰林学士同知枢密院事，尝作《楞伽经序》，略曰‘之奇尝苦《楞伽经》难读’。”

目 录

前言 / 1

集注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序 / 1

楞伽阿跋多罗宝经集注题辞 / 1

大明洪武辛亥重刊楞伽经集注凡例 / 1

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第一 / 1

一切佛语心品第一 / 2

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第二 / 69

一切佛语心品第二 / 69

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第三 / 128

一切佛语心品第三 / 128

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第四 / 184

一切佛语心品第四 / 184

阁笔记 / 249

附录 雷庵受禅师行业 / 251